

龍代雙驕

古龍著

古龍小說專輯⑤
第三部



第三十七章 驚險重重

船走得果然很慢，小魚兒一路不住的問。「這是什麼地方？……這裡到了什麼地方？」過了雲漢，小魚兒眼睛更大了，像是在等着瞧有什麼趣事發生似的。船到夔州，却早早便歇下。

小魚兒笑道：「現在睡覺，不嫌太早了麼？」

史老頭「哼」了一聲，沒有說話。

那雲姑却眨着眼睛笑道：「前面便是巫峽，到了晚上，誰也無法渡過，是以咱們今天及早歇下，明天一早好有精神闖過去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呀，前面就是險絕天下的巫山十二峯了麼？我小時聽得『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』這兩句詩，一心就想到那地方瞧瞧。」

史雲姑嬌笑道：「這兩句詩雖美，那地方却一點也不美，稍爲不小心，就會把命丟在那裡，尤其是現在，只怕連兩岸的猿猴都叫不出聲來了。」

小魚兒奇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雲姑笑了笑，輕聲道：「有些事，你還是莫要問得太清楚的好。」

小魚兒轉頭去瞧江玉郎，只見江玉郎正垂頭在望江水，像是沒有聽見他們的話，但臉色却已是鐵青的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他臉色更青。

小魚兒知道他心裡一緊張，臉色就會發青。

但他却在緊張什麼？難道他也算定有事要發生麼！

史老頭長篙一點，船駛了出去，雲姑換了一身青布的短衫褲，紮起了褲腳，更顯得她身材苗條。

小魚兒笑嘻嘻地瞧着，也不說話，到了前面，江流漸急，但江面上船隻却突然多了起來。

小魚兒突然發現他們每艘船的船桅上，都掛着條黃綢，船上的人瞧見小魚兒這艘船來了，都縮回了頭。

史老頭白鬚飄拂，一心掌舵，像是什麼都沒有瞧見，雲姑兩隻大眼睛轉來轉去，却像是高興的很。

江玉郎却根本不讓小魚兒瞧見他的臉。

突然間，岸上有人吹響了海螺，響澈四山。

四山回響，急流拍岸，十餘艘爪皮快船，突然自兩旁湧了出來，每艘快艇上都有六、七個黃巾包頭的大漢，有的手持鬼頭刀，有的高舉紅櫻槍，有的拿着長長的竹竿，呼嘯着直衝了過來！

雲姑嬌呼道：「爺爺，他們果然來了。」

史老頭面不改色，淡淡道：「我早知他們會來的。」

他神情居然如此鎮定，小魚兒不禁暗暗佩服。

只聽快艇上的大漢呼嘯着道：「船上的小子們，拿命來吧！」只見兩艘小艇已直衝過來，艇上大漢高舉刀槍。

雲姑突然輕笑道：「不要兇，請你吃蓮子。」

她的手一揚，當先兩條大漢，立刻狂吼一聲，撒手拋去刀槍，以手掩面，鮮血泊然自指縫間

流出。

大漢們立刻大呼道：「伙伴们小心了，這姑娘暗器厲害！」

雲姑嬌笑道：「你還要吃蓮子麼？好，就給你一缸。」

她那雙又白又嫩的小手連揚，手裡的蓮子雨點般灑出去，但却不是乾蓮子了，而是鐵蓮子。只見那些大漢們一個個驚呼不絕，有的立刻血流滿面，有的兵刃脫手，但還是有大半人衝了上來！

聲色不動的史老頭到了此刻，突然仰天清嘯，嘯聲清朗高絕，如龍吟鳳鳴，震得人耳鼓欲裂！

嘯聲中，他掌中長竿一振，如橫掃雷霆，當先衝上來的三人，竟被他這一竿掃得飛了出去，遠遠撞上山石，另一人剛要躍上船頭，史老頭長竿一送，竟從他肚子裡直穿過去，慘呼聲中，長竿挑起那鮮血淋漓的屍身，數十條大漢那裡還有一人敢衝上來！

這老邁衰病的史老頭，竟有如此神威，不但小魚兒吃了一驚，江玉郎更是惶然失色，滿頭冷汗。

史老頭清嘯不絕，江船已衝入快艇羣中，那些大漢們鼓起勇氣，呼嘯着又衝上來，有人躍下水去，似要鑿船。

小魚兒暗道：「糟了！」船一沉，就真的糟了。

但就在這時，一條黃衣黃巾，虬髯如鐵的大漢，突然自亂石間蹤躍而來，身形兔起鶻落，口中厲聲喝道：「住手！快住手！」

數十條大漢一聽得這喝聲，立刻全退了下去。

只見這黃衫客站在一堆亂石上，自水中抓起一條大漢，正正反反攔了七、八個耳括子，頓足

怒罵道：「你們這些蠢才都瞎了眼麼？也不瞧清是誰在船上，就敢動手。」

史老頭長篙一點，江船竟在這急流中頓住！

黃衫大漢立刻躬身陪笑道：「在下實在不知道是史老前輩和姑娘在船上，否則天膽也不敢動手的！這長江一路上，誰不是史老前輩的後生晚輩。」

史老頭冷冷道：「足下太客氣了，老漢擔當不起。老漢已不中用了，這長江上已是你們的天，你們若要老漢的命，老漢也只有送給你。」

黃衫大漢頭上汗如雨下，連連道：「晚輩該死，晚輩也瞎了眼，晚輩實未想到史老前輩的俠駕又會在長江出現，否則晚輩又怎敢在這裡討飯吃。」

史老頭冷笑道：「討飯吃這三字未免太謙了，江湖中誰不知道『橫江一窩黃花蜂』做的全是生意，大買賣。」

他眼睛一瞪，厲聲道：「但老漢這一艘破船，幾個窮人，又怎會被足下看上，這倒奇怪的很莫非足下是受人所託而來麼？」

水上的黃花蜂滿頭大汗，船上的江玉郎也滿頭大汗。只聽黃花蜂連連陪笑道：「前輩千萬原諒，晚輩實在不知。」

史老頭道：「你不肯說，你倒很够義氣，好，衝你這一點，老漢也不能難為你。」

長竿一揚，江船箭一般順流衝了下去。

那黃花蜂長長鬆了口氣，望着史老頭的背影，喃喃道：「你們知道麼，二十年前，不但長江一路全是他的天下，就算是天下三十六水路的英雄，又有誰不怕他！咱們今天遇着他，算咱們命大，若是換了二十年前，這一帶江裡的水，只怕都要變紅的了。」

那大漢機伶伶打了個冷戰，道：「他莫非是……」

黃花蜂大喝道：「住口，我不要聽見他的名字，也但願莫要再見着他，老天若保佑我不再和他沾上任何關係，那就謝天謝地了。」

□

□

□

江上生風，船已出巫峽。

史老頭手掌着舵，又不住咳嗽起來。

江玉郎瞧着他那在風中飛舞的白鬚子，終於忍不住囁囁着問道：「老前輩莫非是……是昔日名動天下的……」

史老頭冷冷道：「你能不能閉上嘴。」

小魚兒突然笑道：「史老頭，我雖然還不知道你是誰，但想來你必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你居然會爲我撐船，我不但要謝謝你，實在也有些受寵若驚。」

他居然還是叫他「史老頭」，江玉郎眼睛都嚇直了。

那知這史老頭反而向他笑了笑，道：「你莫要謝我，也不必謝我。」

小魚兒眨了眨眼睛，笑道：「那麼我又該謝誰呢？是不是有人求你送我這一程，求你保護我……你年高德重，我若猜對了，你可不能騙我。」

史老頭彎下腰去，不住咳嗽。

小魚兒笑道：「你不說話，就是承認了。」

史老頭臉色突然一沉，瞪着他道：「你小小年紀就學得如此靈牙利嘴，將來長大如何得了。」

小魚兒也瞪起眼睛，大聲道：「我長大了如何得了，都是我的事，與你無關，你莫要以爲是你救了我，我就該怕你，沒有你送我，我照樣死不了，何況我又沒有叫你送我。」

史老頭瞪了他半晌，突又展顏一笑，道：「像你這樣的孩子，老漢倒從未見過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像我這樣的人，天下本來就只有我一個。」他賭氣扭轉了頭，但心頭還是在想「這老頭必定大有來歷，如今竟降尊紆貴，來做我的船夫，那麼，託他來送我的那人，面子必定不小。這人處處爲我着想，却又爲的是什麼？他既然能請得動像這老人般的高手，想來又不致有什麼事要求我。」

小魚兒實在想不到這人是誰，索性不想了，轉首去看江玉郎，江玉郎竟似不敢面對着他。

小魚兒突然笑道：「你那位紫獅子聽說在雲漢就上岸了，是麼？」

江玉郎道：「大……大概是吧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保鏢的勾結強盜，你却勾結了保鏢的，叫保鏢的通知強盜，來搶這艘船，否則那些強盜又怎會將別的船都掛上黃帶子，只等着咱這艘船過去，否則那些強盜又怎會只要我的命，不要銀子。」

江玉郎汗流夾背，擦也擦不乾了，咯咯笑道：「大哥莫非是在說笑麼！」

小魚兒大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在說笑，你也覺得好笑麼，哈哈，實在好笑。」他大笑着躺了下去，又喃喃笑道：「奇怪，這麼涼快的天氣，怎麼有人會出汗。」

雲姑一直在旁邊笑謎謎地瞧着他，江風，吹着他零亂的頭髮，他臉上的刀疤在陽光下顯得微微有些發紅。

□

□

□

順風順水，未到黃昏，船已到了宜昌！

大小船隻無論由川入鄂，或是自鄂入川，到了這裡，却必定要停泊些時，加水添柴，採購伙食。

一入鄂境，江玉郎眼睛又亮了起來，像是想說什麼，却又在考慮着該怎麼樣才能說出口。

小魚兒笑嘻嘻瞧着他，突然跳起來，道：「咱們就在這裡上岸吧，坐船坐久了，有些頭暈。他話未完，江玉郎已掩不住滿面的喜色。」

小魚兒，大聲道：「史老頭，多謝相送，將船靠岸吧，你雖然有些倚老賣老，但倒底還是個好人，我不會忘記你的。」

史老頭凝目瞧了他許久，突然大笑道：「很好，你去吧，你若死不了，不妨到……」

小魚兒擺手笑道：「你不必告訴我住的地方，也不必告訴我名字，因為我既不會去找你，也不想以你的名字去嚇唬別人。」

船還未靠岸，江玉郎已在東張西望。

史老頭喃喃道：「要尋找危險的，就快快上岸去吧，你絕不會失望的。」

□

□

□

渡頭岸邊，人來人往，穿着各色的衣裳，有的光鮮，有的襤褸，有的紅光滿面，有的愁眉苦臉，有的剛上船，有的正下船。

空氣裡有鷄羊的臭味，木材的潮氣，桐油的氣味，榨菜的辣味，茶葉的清香，藥材的怪味：再加上男人嘴裡的酒臭，女人頭上刨花油的香氣，便混合成一種唯有在碼頭上才能嗅得到的特異氣息。

小魚兒走在人叢中，東瞧瞧，西聞聞，瞧見這樣的熱鬧，他簡直開心極了，就連這氣味他都覺得動人的很。江玉郎却仍在直着脖子，東張西望。

突聽人叢外有人呼道：「江兄……江玉郎……」

江玉郎大喜道：「在這裡……在這裡……」

他分開人叢，大步奔出去，小魚兒也只得跟着他。

只見渡頭外，一座茶棚下，停着三輛華麗的大車，幾匹鞍轡鮮明的健馬，幾個錦衣華服的少年，正在招手。

江玉郎歡呼着奔了過去，那幾個少年也大笑着奔了過來，腰畔的佩劍，叮叮噹噹地直響。

小魚兒冷眼瞧着這幾人又說又笑，却沒有人理他，他却像是毫無所謂，等到他們笑過了，他也笑道：「奇怪，你的朋友怎會知道你要來的？」

江玉郎臉一板，冷冷道：「這好像不關你的事吧。」

他非但稱呼改了，神情也變了，方才還是滿嘴「大哥小弟」，此刻却像是主子對佣人說話。一個臉色慘白的綠衫少年，皺眉瞧着小魚兒，就好像瞧着一條獺皮狗似的，滿臉厭惡之色，道：「江兄，這人是誰？」

江玉郎道：「這人就世上第一個風流才子，第一個聰明人，女孩子見了他都要發狂的，你看他像麼？」

少年倒一齊大笑起來，像是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可笑的事了，小魚兒却仍然聲色不動，笑嘻嘻道：「你的朋友，也該給我介紹介紹呀！」

江玉郎眼珠子一轉指着那綠衫少年道：「這位便是荊州總鎮將軍的公子，白凌霄白小俠，人稱『綠袍靈劍客』，三十六路迴風劍，神鬼莫測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果然是人如其名，美得很。不知道白公子可不可以將臉上的粉刮下來一點讓我美美。」

白凌霄笑聲戛地突止，一張白臉變得發青。

江玉郎指着另一位又高又大的黑大汉道：「這位乃是江南第一家鏢局，金獅鏢局總鏢頭的長

公子李明生，江湖人稱『紅衫金刀』，掌中一柄紫金刀，萬夫莫敵。」

小魚兒附掌道：「果然是像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。但幸好你解釋得清楚，否則我難免要誤會這位李公子是殺豬的。」

李明生兩隻銅鈴般的眼睛，像是要凸了出來。

另一個珠冠花衫，眉清目秀，倒有七分像是女子的少年，咯咯笑道：「我叫花惜香，家父人稱『玉面神判』，若是沒有聽過家父的名字，耳朶一定不大好。」

小魚兒瞧了他半晌，突然搖頭道：「可惜可惜。花公子沒有去扮花旦唱戲，實在是梨園的一大損失。」

花惜香怔了怔，再也笑不出來。

還有個又高又瘦，竹竿般的少年，叫「輕烟上九霄」何冠軍，乃是輕功江南第一的「鬼影子」何無雙之子。

最後一個矮矮胖胖，嘻嘻哈哈，但雙目神光充足，看來竟是這五人中武功最強的一人，小魚兒不免特別留意。

江玉郎介紹他時，神情也特別鄭重，道：「這位梅秋湖兄，便是當今『崆峒』掌門人一帆大師關山門的弟子，他武功如何，我不說你也該知道。」

梅秋湖哈哈一笑道：「過獎過獎，不敢當不敢當。」

小魚兒想說什麼，但瞧他眼睛裡似無惡意，竟只是拱了拱手，笑道：「久仰久仰。」

他目光一掃，就知道這幾個名人之子雖然油頭粉臉，一面孔纨绔子弟的樣子，叫人瞧着就討厭。但瞧他們的眼神步法，却又可發現他們的武功竟都不弱，五人只有三人聯手，自己只怕就不是對手。

這幾人瞧着小魚兒，眼睛裡却像是要冒出火來。

忽聽一人嬌聲道：「好個沒良心的江玉郎，知道我在這裡，也不過來。」

車廂中走下個十來歲的孩子，嚴格說來，這少女並不難看，只是小魚兒一瞧就要噁心，但江玉郎瞧了却是眉開眼笑，大笑道：「孫小妹，我若知道你也來了，我早就過去了，只怕連李兄也拉不住我。」

那孫小妹就像是唱戲似的，張開雙臂，撲了過來，一頭撲入江玉郎懷裡，嘴裡哼唧唧，道：「你這死鬼到那裡去了？我真想死你了。」

少年們拍手大笑，小魚兒實在忍不住嘆起氣來，他若不是還沒有吃晚飯，只怕此刻早已吐了一身一地。

孫小妹眼睛一瞪，手叉着腰，大聲道：「喂！你這人怎麼這樣討厭，還不快走開。」

小魚兒嘆道：「我若能走開，真是謝天謝地了。」

□

□

□

小魚兒伏在車窗上，頭幾乎已伸在車窗上，那位「孫小妹」就坐在江玉郎懷裡，小魚兒實在受不了她那香氣。

奸狡深沉的江玉郎，怎會也變得這麼淺薄？這麼俗！小魚兒忍不住去瞧他一眼，只見他面上雖笑得像是隻呆鳥，但一雙眼睛却仍閃動着鸞鳳般的光芒！

他那裡是真的這麼淺薄，他原來只不過是裝出來的。他若不裝得和這些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執棒子弟一樣，他們又怎會將他當做自己的好朋友。

小魚兒笑了，頭又伸出窗外，那「紅衫金刀」李明生正在那裡得意揚揚地打着馬，烏油油的鞭子，「劈拍」直響。街道上的人瞧見這一羣人馬走過來，遠遠就避開了，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婦

們，更像是瞧見瘟神惡煞一樣。

這澡盆看來就像是個特大的木桶，比人還高，桶下面，居然還有生火的地方，桶裡的水熱騰騰的冒着氣。

江玉郎整個人就泡在這個大木桶裡，眯着眼睛，嘴裡還不斷發出舒服的呻吟，而小魚兒呢？小魚兒却只有站在桶外眼巴巴地瞧着，隻手還得吊在木桶旁邊，簡直是不舒服已極。

那位總鎮之子，「綠袍美劍客」白凌霄就坐在對面，兩條腿高高翹在個黃銅衣架上，摸着還未長出鬍子的下巴笑道：「這澡盆乃是我家老頭子屬下的一個悍將，自東瀛三島帶回來的，叫做『風呂』，據說東瀛島上的人不講究吃，也不講究穿，就是喜歡洗澡，只有洗澡是他們生活中的最大享受，一個澡最少要洗上半個時辰。」

江玉郎笑道：「我這澡却洗了一個時辰了。」

他終於爬了起來，嬌笑聲中，兩個胴體健美，赤着雙足的短衫少女，已拿了塊乾布過來，替他擦身子，纖柔的玉手，隔着薄薄的輕布，磨擦着他發紅的身子，那滋味簡直妙不可言。

少女們嬌笑着他穿上了雪白的中衣，輕柔的錦袍，江玉郎但覺滿身舒暢，長長伸了個懶腰，大笑道：「這樣洗澡，我也願意每天洗上一次……洗了這澡，我全身骨頭都好像散了，人也好像輕了十斤似的。」

小魚兒嘆道：「我却像是重了十斤。」

江玉郎冷冷道：「抱歉的很，此間主人，並沒有招待你的意思，你要洗澡，不妨到外面去洗但在下却不能奉陪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自然自然，我要洗澡，就得將手砍斷，自己出去洗，是麼？」

江玉郎道：「你總算明白了。」

只聽孫小妹在門外嬌笑道：「江玉郎，你淹死在澡盆裡了麼，還不快些出來，我等你吃飯哩。今天花惜香在『玉樓東』爲你洗塵接風。」

江玉郎笑道：「玉樓東，可是長沙那玉樓東的分店？」

孫小妹道：「誰說不是。」

江玉郎附掌道：「想起玉樓東的『蜜汁火腿』，我口水都要流下來了。」

□

□

□

玉樓東的「蜜汁火腿」，果然不愧是名菜，在燈下看來，那就像是盆水晶瑪瑙似的，閃動着令人愉快的光芒。

但小魚兒却不愉快極了。他剛伸筷子，就被白凌霄打了回去。

花惜香咯咯笑道：「我根本不認識你，所以也用不着爲你洗塵接風，是麼？」

小魚兒道：「是極是極，我若要吃，就得割下隻手，自己出去吃……」

白凌霄大笑道：「你真是越來越聰明了。」

於是小魚兒就只得看着他們開懷暢飲，看着他們狼吞虎嚥，他臉上雖還在笑，肚子却不覺在叫救命了。

突聽一陣樓梯響動，幾個人大步走上樓來。這幾年年紀俱在四、五十歲，穿着俱都十分體面顧盼之間，也都有些威稜，顯然不是等閑角色。

花惜香、李明生、何冠軍……這些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少年們，瞧見這幾人，竟全都站了起來，一個個都垂着頭低着眉，突然變得老實得很，有的恭聲喚道：「師傅。」

有的垂首喚道：「爹爹。」

小魚兒不覺皺起了眉頭，那知這幾人却瞧也不瞧他們的徒弟兒子們一眼，反而都走到小魚兒面前，齊地抱拳笑道：「這位莫非就是江魚江小俠麼？」

這一來，小魚兒更覺奇怪，眨着眼睛道：「我就是。」

當先一條白面微鬚的中年漢子立刻招手道：「店家，快擺上一桌酒菜，我等爲江小俠接風。花惜香、白凌霄，一個個怔在那裡，像是呆了。

非但「玉面神判」來了，「鬼影子」何無雙、「金獅」李廸，這城裡的武林大豪，居然來的一個不漏。

小魚兒吃完了整整一盆蜜汁火腿，終於忍不住笑道：「兒子們拿我當狗屁，老子們却對我客客氣氣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你們可不可以說給我聽聽。」

玉面神判笑道：「犬子無禮，江小俠却莫見怪。」

又瘦又長，面色鐵青的「鬼影子」何無雙接口笑道：「我等受了一位武林前輩所託，要我們對江小俠務必盡到地主之誼，這位武林前輩德高望重……」

小魚兒道：「他究竟是誰？」

玉面神判想了想，笑道：「那位前輩本令我等守秘，爲的自然是不願江小俠回報於他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向來不懂得報恩的，報仇麼，也許還可能，但報起仇來若太麻煩我也就算了。」

玉面神判附掌道：「江湖中人若都有江小俠這樣的心胸，爲武林開此古來未有的新風氣，倒真的是人羣之福……」

小魚兒道：「現在，你可以說出他是誰了麼？」

玉面神判緩緩道：「峨嵋掌門，神錫道長！」

小魚兒拍案道：「原來是他……這一路上原來都是他，他倒沒有忘記我……」
數日疑惑，一旦恍然，於是開懷暢飲，大吃大喝，玉面神判、鬼影子等人只是含笑望着他，誰也沒有動筷子。

□

□

□

第二十八章 江南大俠

小魚兒埋頭苦吃了半個時辰，才總算放下筷子，摸着肚子笑道：「肚兄肚兄，今日我總算對得起你了吧！」

玉面神判笑道：「酒菜都已够了麼？可要再用些瓜果？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我很想，只是肚子却不答應。」

玉面神判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等總算不負神錫道長之託，已盡過地主之誼了。」

小魚兒眨了眨眼睛，道：「你話裡好像有話……」

玉面神判霍然長身而起，緩緩道：「閣下不妨先推開窗子看看。」

小魚兒推開窗子一瞧，只見這一段街道上，竟已全無燈火行人，却有數十條勁裝大漢，將酒

樓圍圍住。

再瞧這酒樓之上，也再無別的食客，只有個店小二站在樓梯口，面上滿是恐怖之色，兩條腿

不停地抖。

小魚兒歪着頭想了想，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？」

玉面神判臉色一沉，冷冷道：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神錫道長託我好生招待於你，我等便

盡了地主之誼，但還有一人，却託我等來取你的頭顱，你看怎樣？」

小魚兒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這顆腦袋居然還有人要，這倒真是榮幸之至，但要我腦袋的這人又

是誰？你總該說來聽聽。」

玉面神判冷笑道：「你只需知道他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已足够了。」

小魚兒目光轉處，只見江玉郎等人俱是滿面喜色，鬼影子等人却是面色凝重，滿臉殺氣。

這些人早已將他圍住，這許多武林高手將他圍在中央，他簡直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，更何況他還有隻手是和江玉郎連着的，他根本連逃都不能逃。

小魚兒長嘆一聲，苦笑道：「看來，今天我只得將腦袋送給你們了……一盆蜜汁火腿就換去了我的腦袋，這豈非太便宜了些！」

「金獅」李迪「噲」的拔出了腰畔紫金刀，厲聲道：「你還要我等動手麼？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用不着了，只是不知道你的刀快不快？若是一刀包險可以切下腦袋，我倒想借來用用。」

「金獅」李迪狂笑道：「好，念你死到臨頭，還有談笑的本事，某家就把這柄刀借給你！」手揚處，紫金刀「奪」的釘在桌子上！小魚兒緩緩伸出手，去拿這柄刀，無數道比刀光更冷更亮的眼睛，都在瞧着他這隻手。

玉面神判冷冷地瞧着他，突然自懷中摸出了對判官筆，那是對十分精巧的兵器，發亮的筆桿上雕着精緻的花紋。

小魚兒的指尖停留在刀柄上，沒有拔。

玉面神判緩緩道：「你為何不拔？你拔出這柄刀來，就可以一刀砍向我，或是別的人，或是將刀架在江玉郎的脖子上，逼我們放走你。」

小魚兒的手指輕點着刀柄，沒有說話。

玉面神判道：「你不敢拔這柄刀的，是嗎？只因你自己也知道，只要你拔出這柄刀，只有死得更慘。」